

董尧著

北洋兵戈



北洋豪富曹錕

北洋兵戈

六



中国财经出版社

北洋豪富曹錕

董 尧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洋豪富曹锟 / 董尧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4

(北洋兵戈)

ISBN 7-5005-5714-0

I. 北... II. 董... III. 曹锟 (1862~1938) —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4436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

E-mail: cfeph@drc.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发行处电话: (010)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010)64033436

湖北南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电话: (027)88391585 88391589

北京市华英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5.375 印张 2791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全十册): 195.00 元

ISBN 7-5005-5714-0/K·002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南财公司负责调换)

徜徉于奸雄与英雄之间

——《北洋兵戈》序

田秉锸

十卷本系列纪实文学《北洋兵戈》是董尧先生的有谓之作。为十人立传，耗二十年功，积三百万言，先生大可无憾矣。丹青施于天地，臧否贯乎古今，物议何如，不必理它，做成了一件自我选择的事，总是痛快淋漓的。

名为“纪实文学”，“史传”的色彩毕竟浓烈。故《北洋兵戈》既可视作小说家言，亦可作史读、作野史读、作闲史读、作逸史读、作奸雄史读、作英雄史读……无意间，董尧先生又做了一回太史公，幸甚！幸甚！

这太史公很难做。一难，相隔时距太短，历史的混沌尚未沉淀出水清沙白的了然；二难，主流偏见太重，武断的谏议依然左右着官方民间的口舌。你写，你写什么？你凭什么写？好在，董尧先生早在写作的中途，即已脱离了鱼贯相随的精神队列，借“离休”之机，完成了他无职无位的平民回归。每每相聚，杯酒畅言，董尧先生无不慨然于精神之自由、笔之自由得来不易。常聚常饮，常饮常醉，常醉而常清明，醉眼中回望二十年心路，《北洋兵戈》只能是一个平民文化人历史思索后的个人话语。

目下流行的中国近、现代史，将公元1912年至公元1928年间的中华民国史定性为“军阀政府”背景下的“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是不很恰当的。如果多一点历史的权衡，我们自会承认，中国

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当年的理想，辛亥之后九十年尚未完全成就，谁又有权利气壮如牛地将中华民国最初的十六年描成污团？中国，至今依然还处在转型期。转型期的不确定因素极多，所以这期间多无验之成效的思维定式、行为定式或权力定式。中华民国初期的大局波荡，这也是武人、文人、能人、坏人一逞其志的诱因。

《北洋兵戈》纪实文学的传主共十人，不论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大抵皆为否定对象。董尧先生为这些历史人物立传，无异于公开了一种有别于政治审判的文化评判立场。这是需要胆气的。

粗览《北洋兵戈》，我知道董尧先生的文化评判还包含了更多的历史理解和人文宽容。因为，他追踪的是历史的人迹，并由此探寻历史的人心、人情或人智；转换为文字，《北洋兵戈》自然也成为一份迟到的关于中华民国初期风云人物的奋斗、发达、寂灭的记录。何必要分什么反与正呢？那是戏台的演出之需。生活中，没有人来得及丈量人性，匆匆过客，抓住了所求，又纷纷抛弃了所得。

我钦佩董尧先生的写作毅力。我更钦佩他对十位传主的人性、人格所作的历史开掘。辩帅张勋，何其“反动”耳！但他的政治忠诚所折射出的人格坚定，正是他之后纷纭政坛上消磨最甚的良知良能。他如吴佩孚、段琪瑞、张作霖诸公，在爱国守节的层面上，也是没有污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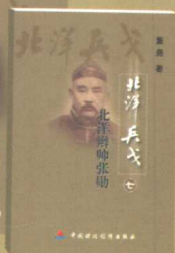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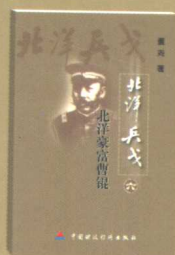
因为资料所限，《北洋兵戈》一书目前还做不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大略如此，皂白仿佛，作者与读者，基本可以无憾也。是为序。万千言又在序外。

2001年6月16日



作者简介

董尧，1931年12月出生，安徽省萧县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副编审。曾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长篇报告文学、中篇小说集等专著共12部；穷20年心血，完成《北洋兵戈》10卷。



目 录

第一章	卖布的曹锟走出家了·····	(3)
第二章	黎元洪又当了大总统·····	(16)
第三章	总统大印我得收下·····	(34)
第四章	要的是你表衷心·····	(48)
第五章	段祺瑞不是死老虎·····	(63)
第六章	邵瑞彭算个屁!·····	(76)
第七章	务必抓住国会议员·····	(93)
第八章	我得要玉玺·····	(106)
第九章	花钱买个大总统·····	(119)
第十章	孙段张三角联合·····	(131)
第十一章	该挑选一位好总理·····	(144)
第十二章	冯玉祥发怒了·····	(157)
第十三章	第二次直奉大战打起了·····	(170)
第十四章	吴佩孚当了讨逆军总司令·····	(185)
第十五章	冯玉祥出兵古北口·····	(199)
第十六章	老冯杀了回马枪·····	(212)
第十七章	曹锟被囚延庆楼·····	(226)
第十八章	北京落了一场秋雨·····	(239)
第十九章	段祺瑞当了临时执政·····	(252)
第二十章	蒋介石给曹锟一顶上将帽·····	(264)
尾声	·····	(276)
后记	·····	(281)

破 题

天津临海的荒凉小镇——大沽，到了清朝光绪六年（1881年）依旧荒凉。镇子上造船世家曹氏，也还是靠着造船为生。唯独这家的三儿子曹锟，却偏偏不想子承父业，竟决心去投奔淮军。老爹曹本生着实地气闷了几天，但最后还是想通了：“唉！一人头上一颗露水珠，这小东西已经19岁了，读书不成，卖布赔本，整天游手好闲也不是办法，当兵就当兵去吧。”于是，把儿子叫到面前，铁青着脸说：“三儿，你拿定主意要当兵了，爹也不拦你。只是有几句话我得先说出来，听不听便由你了。”

曹锟见爹答应他当兵了，忙说：“爹，有话你只管说，儿子一定听。听了之后，当成金科玉律记在心上，终生不忘。”

曹本生依旧寒着脸说：“你记住，别到外惹祸，能混碗饱肚子的饭，活得平平安安，就算你能耐，爹在大沽为你烧高香。实在混不下去了，还回大沽，造船是咱的祖业，你还是跟老爹我造船。曹家老林没风水，没人有多大出息。命定的，别妄想。”

曹锟眨着眼睛，对老爹的话一时品不出酸甜苦辣，只默默地地点点头。

老爹的话算说中了，曹锟当兵二十年，才混上个营长，可见曹家老林风水不好。谁知到了北洋军阀“盛世”，曹锟竟时来运转，青云直上了，他做了袁世凯北洋新军第三镇的统制，随后，又是师长，又是虎威将军，一等伯，直隶总督，直鲁豫巡阅使……成了以保定为根据地的北方一霸！

中国的版图，毕竟不只是长城内外那片北方黄土，长江上下，沿海左右，两广云贵，还有大西北、大西南广袤无垠。所以，历朝历代中国的霸主总想一统华夏，成为人王地主。于是，兵连祸接，厮杀杀，战事连年。争权力，争地盘，争那个极顶的宝座。

曹锟却不同，在成了北方霸主之后，广敛钱财，家资无数，他要用金钱买一个“极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故而我们的这本“传奇故事”便围着“贿选”一事说三道四吧。

本人声明：无治世安帮之才，更不敢匡弊扬威，虽文字洋洋，说到底，小说而已。

第一章

卖布的曹锬走出家了

太行山背刮过来的狂风，只几阵，便把一座古老的冀中城市保定刮得昏昏欲睡。城市上空，一派蒙蒙灰；街巷之中，车马行人都几乎绝迹了；落光了叶子的老树梢头，几只乌鸦在有一声无一声地哀叫着。

这是1922年严冬的一个早晨。

当人们揉着困倦的双眼离开热炕头时，发现院子中落了一层稀稀落落的雪粒，屋檐上也似蒙上一层轻纱。无事做的人索性又缩回屋里，再钻进依然暖烘烘的被窝。

最显热闹嘈杂的地方，是曹锬的直鲁豫巡阅使署，石狮子把守的铁红色大门，在朦胧的晨曦中被打开，几个武装整齐的兵士尽职尽责地立在门旁；一个长衫束腰的老汉有气无力地在门外打扫落雪；几个为膳房采购食品的佣人拉着一辆小车匆匆走出；守护和清扫署内各房的佣人和兵士，纷纷走上岗位；该亮灯的房舍，都已灯火通明了……

巡阅使曹锬，又一个通宵未眠。庭院中的夜幕尚未消失，他已立在门里，对着静寂的院落呆望了许久。曹锬，60岁了，不算太发福，身子骨还是十分硬朗。他面色红润，双目有神，短短的八字胡浓而黑，站立在早晨的严寒之中却连长衫也不穿，证明他健壮有御寒力。然而，那副紧锁的眉头和闭得紧紧的嘴巴，又表明他心事重重。

内侍给他送来了洗漱的水盆，他不去理睬；

少夫人让人送来为他煮好了他几乎每晨必饮的蛋奶蜂蜜茶，放在八仙桌的角上，也就放下了；

他每日早晨要在院中独自练练的八段锦，这几天也丢了……

“大帅有心事了！？”他身边的人都这样惊讶。可是，却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有什么心事，更没有人敢问他有什么心事。

昨日深夜，巡阅使署的秘书长王毓芝在他身边停了许久，向他汇报了好几件事，诸如京城中的人事变迁，天津卫几笔财务往来，吴佩孚在洛阳练兵，还有新复任的大总统黎元洪的施政态度，等等，等等。企图想引出巡阅使的心事，而后以自己的足智多谋来为他排忧解难。王毓芝说得口干舌燥，曹锟听得索然无味。最后，他无精打彩地呼着秘书长的雅号说：“兰亭，天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我也想睡了。”

王毓芝知趣地退了出去。

秘书长走了，他身边只有新纳的、比他小了四十多岁的小妾刘凤威在。这是一位机灵俊秀的女孩子，一脸稚气，却颇有城府——这大约与她的身世有关。刘凤威出身梨园世家，7岁登台，9岁遍唱了津（天津）保（保定）城乡，是河北梆子队伍中有名的“九岁红”，12岁又串演京剧和北昆，是个见过大场面的妮儿，曹锟荣升巡阅使那年把她“接”进府中，成了他的四姨太。那时候，刘凤威才16岁，但却成了曹锟身边的最得意人，小凤威把床铺拉好，娇声娇气地说：“大帅，天不早了。过来，我侍候你安歇吧。”

要是往日，曹锟准把她抱在怀中，“乖乖儿”的亲几口，然后伸开胳膊腿，让她为他脱去衣服，然后一同钻进被窝。今日却反常，曹锟只闷闷地眼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仿佛在倾听那紧一阵慢一阵的风声，连一字可否也不回。

小凤威知道大帅心事不轻，轻眨着眸子心想：“为啥？”想是想

不出缘由来的，索性投其所好，来为他排解排解。“大帅，我看你仿佛无心睡觉，这样吧，我选几段你喜欢的曲子唱给你听听。你也有许多日子不听我唱的曲子了。怎么样？”

曹锟是个戏迷。这是在他的原籍——天津大沽小镇上养成的习惯。当初，他长成了身个之后，老爹让他跟着排船——那是他曹家的祖传手艺——，他嫌出力太大不干；老爹让他种田，他又觉得没出息还是不干。最后，老爹出了钱为他拾掇一个布包包，让他走乡串村去卖布，他干了。就那时，他终日追着戏班子跑，上了瘾。散戏之后，他还常常能哼几句高昂的河北梆子。说真话，强取豪夺把“九岁红”弄到手，第一目的就是热衷于她的唱，其次才是她的姿色。“九岁红”受宠，主要原因也是凭着随时有几段曲送到曹大帅耳中。今日，曹锟虽然心事重重，“九岁红”的这支杀手锏，还是打动了曹锟的心。他转过身来，缓缓地坐在太师椅上，说：“也好，我听你唱几段吧。”停了停，又说：“但必须唱新段子，唱好的。”

“是，大帅。”小凤威善解人心地说，“一定让大帅满意。”可是，当她静静神，想张口的时候，却竟想不出唱什么段子才能使大帅满意了——离开剧团，小凤威几乎成了曹锟的玩物，朝朝暮暮，卿卿我我，当初为自己壮胆、提身价的曲子，早在曹锟面前唱烂了，又无处新学，恰似“江郎才尽”。拿什么曲子去排除大帅的重重心事？这个小坤伶一时犯了愁。眉锁有时，只好拣《西厢记》中一曲先唱来：

彩云何在，月明如水浸楼台。僧归禅室，鸦噪庭槐。风弄竹声只道金珮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意恹恹业眼，急攘攘情怀，身心一片，无处安排；只索呆答孩倚定门儿待。越越的青鸾信杳，黄犬音乖。

“不好，不好。”曹锟摇着手，说：“又是死沉沉。找点儿开心的听

听。

“好，好，好。”小凤威服贴地说：“换一曲，换一曲开心的。”说着，便唱了一段京剧《锁麟囊》：

春秋亭外风雨瀑，
何处悲声破寂寥？
隔窗只见一花轿，
想必是新婚渡鹊桥。
吉日良辰当欢笑，
为什么娇珠花泪抛……

“好了，好了。我不听这些曲子。”曹锟说：“什么‘新婚’、‘泪抛’，你还嫌我心事少？！”

小凤威是被宠惯了的，何时受过这样的白眼？一怒一娇，索性背过身去，竟自流起泪来。一边流泪，一边又赌气唱道：

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阑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

唱着唱着，竟钻进被窝自己睡去。

曹锟一直把她当成娃娃看待，娇宠惯了，见她生气睡去，少不得又假在床沿边哄逗了几句。然后，也不问她喜了还是怒着，依旧想自己的心事去了。

按说，曹锟不该有心事了，这几年，他的官运还是十分顺畅的。就从辛亥革命算起吧，十年中他是飞着升腾的，别人千载难逢的机

会他几乎一年碰到一个；清帝退位之后，袁世凯握了极权——袁世凯可是曹锟的大恩人、大靠山。从小站编练新军起，他就是袁十分喜欢的人，凭什么呢？凭着他曹锟的机灵，凭着唯命是从，处处听命，令“袁大人满意”。是袁大人送他去天津武备学堂深造，袁大人任直隶总督时，曹锟跟着到保定当了管带，不久当了统领，又不久竟做了第三镇统制。袁世凯当大总统了，曹锟的镇改为师，他又是三师师长。

曹锟这个师长可不是一般师长可比的，他一直围在袁世凯身边，得算“朝中”的师长。比如说吧，南京政府派蔡元培、汪精卫等特使到北京，请袁去南京就职大总统，袁世凯不想南下，想在北京当总统，便命曹锟在北京、保定搞“兵变”，曹锟纵兵在北京烧淫抢掠三天三夜，把个和和平平的京城闹得天翻地覆，昏天黑地。曹军发了横财，袁世凯有了借口，“名正言顺”地不去南方，而仍以北京为基地，扩大自己的势力。曹锟“救驾”有功，袁世凯后来称帝时便封他为虎威将军，一等伯爵。曹锟常在北方，手下有大帮直隶军队，通称直军。直军的首领是冯国璋。冯国璋斗不过皖系军阀段祺瑞，1918年从代总统宝座上下了台，次年病死北京，直系这个家族的族长便是曹锟。经过一度振作，曹锟又先后打败了段祺瑞和奉系张作霖，他控制了中国的北方，成了直鲁豫巡阅使，成了中国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霸主。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心事呢？

夜深了，风大了。曹锟的卧室里有些冷。他转过身来，为凤威掖好被子，自己却毫无睡意，仍然坐回桌边，去默默地沉思——

到了公元1922年，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国，业经乱得几乎入了“膏肓”状态：北洋之祖袁世凯死了，北洋大权落入皖系段祺瑞手中，由黎元洪做傀儡大总统，发生了“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

的黎段明争暗斗；利用辫子元帅张勋的复辟，段祺瑞把黎元洪赶下台了，由冯国璋代总统。冯国璋是直系首领，皖系自然不放心，不久又被段祺瑞拉下马了。此刻发生了“直皖大战”，由于直奉的结盟，皖段失败了，政权进入了直系时期，直奉两家达成默契，请两派之外的大清遗老徐世昌出来做总统，而不可一世的曹锟想当太上皇，幕后指挥。谁知徐世昌不肯就范，曹锟只好赶他下台。

就在徐世昌下野的时候，直系的第二号人物吴佩孚从洛阳匆匆来到保定。吴佩孚与曹锟一照面，就流露出一不满情绪。

“珊帅（曹锟，字仲珊），不该让徐卜五（徐世昌字卜五）走这么早。这样，会影响咱们的计划的。”吴佩孚虽然比曹锟小了十二岁，却比曹锟稳几分，早在直皖大战之后直系得胜时，曹锟就想握有极权，要当总统。吴佩孚狠狠地摇着头，说：“不行。皖系虽新败，那只是北方，他们南方还有强大势力，一旦动起，危险很大。何况，东北还有蠢蠢欲动的奉张。我看还是等待时机，以武力来统一而后再握极权。”于是，才有了徐世昌当总统之举。现在，吴佩孚尚未具备统一全中国的实力，曹锟便迫不及待地赶徐世昌下野，吴佩孚怎么会同意。

曹锟望望满面情绪的吴佩孚，轻轻地叹声气，说：“也是无可奈何呀。这个徐卜五也太不识抬举了。”

“不就是让他维持一下局面么。”吴佩孚说：“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干什么呢？他在大位上冲挡阵子，我就可以有时间扩大势力，养精蓄锐。待我用武力统一天下了，他徐卜五会如何？只怕一个眼色不需使，他便会乖乖地走开。”

曹锟微闭眼睛思索着，虽觉不如心意，但还点头了。可是，事隔不久，曹锟还是不能容下徐世昌这个大总统，于是，借故发动了一场直奉大战，以把奉军赶出关为名，孤立徐大总统。张勋退东三省之后，曹又逼大总统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不想惹恼了张作霖，由

张作霖一纸通电，把徐世昌从大总统宝座上拉了下来。

徐世昌退出大总统位了，曹锟急于想登台，怎奈吴佩孚还是不同意。最后，直系中的曹锟保定派和吴佩孚的洛阳派达成内部协议，暂时由黎元洪来重做大总统。现在，正是黎元洪主政期间。吴佩孚回洛阳去了，曹锟在保定又做起了大总统梦……

深夜退出巡阅使署的秘书长王毓芝，一大早又匆匆赶来。

王毓芝是个机灵人，曹锟心事他常常推测得八九不离十。这一次，有些儿反常，不仅没有推测准，还惹得曹锟总是皱眉摇头。秘书长犯了思索：“曹三傻子到底想啥呢？”

直系得势之后，所有采取的行动，王毓芝都是参与的，拉徐世昌上台，推徐世昌下台，又拉黎元洪上台，曹锟的热热冷冷，王毓芝都清清楚楚。现在曹锟想什么？他糊涂了：“现在夺大位，吴子玉（吴佩孚字子玉）不同意。再说，黎宋卿（黎元洪字宋卿）是刚刚被直系拉上来的，不能再马上推下去呀！”王毓芝想来想去，还是没有想出头绪，所以，他天一亮又匆匆赶到巡阅使署，赶到曹锟面前。

曹锟对着庭院发呆，抬头又见王毓芝来了，忙转过身来，像是要迎出去似的，但却只摇一下身子，便仍在原地等他。

“兰亭，你早。”

“大帅早！”

“昨晚你啥时走的，我竟记不得了。”曹锟淡淡一笑，说：“不见你了，我到想起几件事。”

王毓芝心里一动。“不是你让我回去休息的么。你下逐客令了，我能不走？怎么又问我啥时走的呢？”秘书长觉得曹锟也够假的。可是，自己毕竟是他的部下，是为他服务的，他不会也不能同他计较这些事。于是，还是驯驯服服地说：“大帅，我知道你有心事，觉得夜深了，怕影响你休息，便先走了。所以，今儿天刚亮我就赶来了，不